

彩绘全本

水浒传

第四册



中国书店



彩绘全本

水浒传

第四册

绘画 戴敦邦

主编 于文化

注释 黄彦

制作 小成兄



彩绘全本

水浒传



《彩绘水浒传》包括清张琳绘工笔重彩《水浒传》人物各一百零八图和戴敦邦绘《水浒传》故事。

张琳所绘彩图，人物形象表情生动，设色均匀，为古代工笔重彩人物绘像之佼佼者。张琳绘本藏于南京图书馆，属馆藏精华。

戴敦邦所绘水浒传，是他的又一杰作，整部画集，充满生活活力，洋溢阳刚之气，既恰切传示出文学原著的精神内涵，又体现了画家对原著的独特理解。一幅幅图，如一首首诗，格高韵远，含蕴无尽。



本书由中国书店
出版社出版



本电子书仅作观赏
请勿转载以及商用



武松来到山村酒店，店主送上两角茅柴白酒，说肉已卖完。而他却给后到大汉的桌，摆了一瓮香气四溢窖藏好酒、两只烧鸡、大盘精肉。武松发怒，店主道：「这酒肉是他自备，只是借小店请客。」武松哪里肯信，随手给了他一巴掌。大汉喝道：「你这头陀忒不讲理！」于是二人从店里打到店外。大汉做个门户等着。武松抢步上前，捉住他手一扯，又一拨，恰似放翻小孩一般，又挥拳打了一顿，扔到溪里。众人去救大汉时，武松把他桌上好酒好肉都吃了。

武松醉酒，捉脚不住，踉跄出店，见一黄犬在吠，便掣出戒刀去追砍，却砍个空，用力过猛，头重脚轻，一个筋斗栽入溪中。这时，一个身穿鹅黄纶丝衲袄的大汉，带着众多庄客赶到，将武松横拖倒拽，捉上溪来，绑在大柳树上，用藤条抽打。才打了几下，有人叫道：「这不是我兄弟武二郎么？」武松见面站着的竟是宋江，便叫了声：「哥哥！」众人尽皆吃惊，连忙给武松松了绑。宋江指着黄袄大汉对武松道：「这位是孔太公长子孔明，人称「毛头星」，适才吃你打的，是他弟弟孔亮，人称「独火星」。」

孔明、孔亮得知是武松，扑翻身便拜。武松急忙答礼道：「方才冲撞，休怪，休怪！」孔太公大摆筵席。宋江对武松道：「蒙孔太公盛情，我来此已有半年。过些天，将往清风寨知寨「小李广」花荣处小住。二哥怎么出家做了行者？」武松就将醉打蒋门神、大闹飞云浦、血溅鸳鸯楼等事说了一遍。三人在庄上住了十多日，决定动身。太公置酒饯行，孔明、孔亮相送二十余里方回。



宋江与武松同行至岔路口分手。武松向西奔二龙山。宋江东行往清风寨。将近清风山，宋江走错一道，中了绊脚索，铜铃声响，众喽罗将他捆棕似的缚住，带到草厅，剥了衣服，绑在将军柱上。喽罗商议道：「待大王来时，割这牛子心肝做醒酒汤。」正说间，三个大王已坐到虎皮交椅上。正中是「锦毛虎」燕顺，原是羊马贩子；左边是「矮脚虎」王英，车家出身，右边是「白面郎君」郑天寿，银匠出身。宋江见喽罗卷起袖子，拿起明晃晃的剗心尖刀，不由得长叹一声道：「可惜宋江死在这里！」燕顺起身问道：「你认得宋江？」宋江道：「我就是宋江。」「你是哪里的宋江？」「郓城做押司的宋江。」燕顺听了，忙夺过喽罗手中尖刀，割断麻索，又脱下自己的丝袄，裹在宋江身上，把他抱到中间虎皮交椅上，与王英、郑天寿一起，跪地拜见。宋江慌忙离座答礼。于是宴饮畅叙江湖豪杰之事，直至五更，兴意犹浓。

一日，宋江与燕、郑、二头领在厅上叙谈，喽罗报道：「方才下山只得了这个银香盒，还有一乘轿一个女人，已抬到王头领房中去了。」燕顺道：「这个兄弟，诸般都好，只有这个毛病。」宋江道：「二位和我去劝劝他。」于是来到王矮虎房中，王英请三位坐了。宋江问：「娘子是谁家宅眷？」女人道：「是清风寨知寨的浑家。」宋江吃了一惊，问：「你丈夫花知寨如何没与你在一起？」答道：「花知寨是武官副知寨，我丈夫刘高是文官正知寨。」于是宋江对王英道：「她是我友人「小李广」花荣同僚之妻，兄弟看我面上放了她。」王英道：「我还没个压寨夫人，怎么放她？」宋江道：「日后宋江拣一个十分好的，定叫贤弟欢喜。」燕顺见宋江执意要放人，就吩咐轿夫将她抬了去。王英虽不愿意，也奈何不得。



宋江在清风山住了数日，告别燕顺等三位头领，独往清风镇。此镇位于青州三岔路口，通三处恶山。清风寨就设在镇上。宋江到来，花荣不胜欣喜。二人畅叙各自亲历见闻。宋江说到放刘知寨夫人，花荣皱眉道：「兄长没来由，救那女人干嘛？」刘高这个穷酸饿醋上任以来，欺诈贪贿，残害良民，无法无天。小弟受尽他气，恨不得杀了这厮！那婆娘也极不贤，常调唆丈夫行不仁之事。」宋江道：「贤弟休如此浅见，同僚虽有过失，你可隐恶扬善，冤仇宜解不宜结。」花荣道：「兄长见得极明。」

元宵节，花荣职役在身，只得派两名亲随陪宋江去赏灯。清风镇热闹异常，家家灯棚流光溢彩，土地庙前扎起一座小鳌山，上面结彩悬花，张挂五六百碗花灯。一群舞「鲍老」的，把身躯扭得村村势势的，宋江看得呵呵大笑。不料却被刘知寨老婆发现，道：「这黑矮汉子，就是掳我的贼头。」刘知寨当即命众军汉将宋江绑押到寨里，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进流。花荣得报，立刻绰枪上马，带了数十军汉，直闯刘高寨中，救出被高吊在梁上的宋江。刘高岂肯善罢甘休，急忙命教头点起二百士兵，往花府夺宋江。到了花府，只见两扇大门敞开，花荣坐在正厅，左手执弓，右手挽箭，喝道：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们先看我射三箭，再为刘高卖命！第一箭，射左边门神的骨头。」叫声：「着！」正中门神骨朵。二百人顿吃一惊，只听花荣道：「第二箭，射右边门神头盆上朱缨。」颺地正中缨头。「第三箭，我要射你队里穿白袍教头的心窝！」那教头叫声「哎呀」，转身就跑，众人一哄而散。



花荣回到后堂看望宋江。宋江道：『看来刘高那厮，必不肯干休。』花荣道：『小弟宁肯丢了这道官诰，也要跟那厮斗到底！』宋江道：『愚兄已想定，今晚就去清风山躲避。拿不到我，你便赖得一千二净，他也无可奈何。』黄昏时分，花荣给宋江重新敷贴了膏药，派两个军汉送他出寨去。

刘高料到宋江会夜奔清风山，早已派人埋伏在入山要道，不费力就抓到了。刘高吩咐众人封锁消息，派两个心腹星夜飞报青州府。慕容知府接报惊道：『花荣是功臣之子，怎么结连清风山强贼？这可不是小罪！』于是派兵马都监黄信立刻赶往清风寨。黄信武艺高强，夸口要打尽本州清风、二龙、桃花三座恶山的强人草寇，因此号称『镇三山』。

刘高见黄信到来，忙置酒食款待，又犒赏随黄信而来的人马。刘高取出宋江，请黄信审问。黄信道：『不必问了。将他关进囚车，插个『清风山贼首郗城虎张三』的纸旗，明日解到州里。』刘高问如何去捉拿花荣，黄信说了计策，刘拍手称妙。

次日天明，黄信去见花荣，道：『知府恐你们文武不和，误了公事，特差黄某为二位置酒讲和，请上马同往大寨。』于是并马而行，来到大寨坐定。黄信举盏劝酒，忽地把酒盏往地上一掷，埋伏的军汉一拥而上，将花荣绑了。这时推来一辆囚车，花荣见是宋江，惊得目瞪口呆。黄信道：『你结连强贼，背叛朝廷，现有原告刘高在此。』花荣道：『这是我亲眷，为何强扭他为贼？』黄信道：『这不干我事，到州上你自去分辩。』随即即将花荣投入囚车。



黄信、刘高引领百余人马，押着两辆囚车，前往青州。刚要穿越树林，忽响起震天锣声，燕顺、王英、郑天寿三位好汉，率领数百喽罗呐喊而出。黄信喝道：『镇三山在此！』好汉笑道：『你就是镇三山，也要留下三千两买路黄金。』黄信怒舞丧门剑，拍马直奔燕顺。三位好汉合力迎战，黄信抵敌不住。他怕被好汉拿了，坏了名声，只得拨转马头奔回清风镇。吓得半死的刘高，早被喽罗们擒住。三位好汉打开囚车，与宋江、花荣同回山寨。花荣一见绑在柱上的刘高，顿时怒焰上窜，一刀将他杀了。

慕荣知府看了黄信告急文书，即派青州指挥司总管、兵马统制秦明，率马、步军直奔清风山。秦明性格急躁，声若雷霆，人称『霹雳火』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花荣熟知秦明脾性，当即谋定计策，众好汉分头部署。

秦明手举狼牙棒，纵马上山，花荣拍马绰枪下山迎战，四五十回合不分胜负。花荣卖个破绽往山下小路而跑，秦明紧追不舍。花荣遽然扭转身，一箭射落秦明盔顶红缨。秦明一惊，不敢再追，拨转马，指挥大军上山。转过两个山头，突如其来的檣木、炮石砸倒了三五十个官兵，秦明只得另寻上山之路。午牌时分，西山锣响，林中闪出两列红旗军，秦明引兵赶去，锣声哑了，红旗没了。忽地东山锣响，现出一队红旗军，秦明策马赶到，人旗踪影全无，唯见乱石折木阻断通道。这时探路士兵跑来报告：『这里都是断头小径，只有东南一条大路可以上去。』



秦明麾军至东南大路时，天色已晚。刚要下令扎营做饭，忽然山上火把四起，锣鼓乱鸣。秦明一腔怒气正无出处，当即引领数十骑兵向上冲去，不料火把齐灭，乱箭如蝗飞来，只得回马下山。这时却见山顶无数火把照着悠闲饮酒的宋江与花荣。秦明想硬往上冲，又恐遭花荣飞箭暗算，气得直咬牙。就在秦明遥指花荣狂骂时，军中陡起骚动，左边山上火箭、火炮腾着烈焰而下，右边山头又滚下水来，官军人马尽淹水中。原来这里本是溪道，上流预先用土石袋阻断，此时撤袋放水，更是湍急。秦明奔马寻路，忽地一声轰响，连人带马跌落陷阱里。

秦明被捆了押到厅前，正欲发作，花荣慌忙离座，给他解了绳索，扶到厅上，纳头便拜，道：「冒渎威颜，万望恕罪。」把宋江及诸好汉一一介绍，又把宋江之事从头至尾诉说一遍。秦明道：「原来慕容知府只听得一面之词，容秦明回州时向他说明。」又向宋江拜道：「闻名久矣，不想今日得会义士。」宋江连忙还礼。燕顺设宴款待，劝秦明落草，秦明坚决不肯。花荣道：「既如此，小弟明日送总管下山。」于是众好汉轮番敬酒，将他灌醉。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。

来到青州城下，秦明勒马喊道：「放下吊桥，让我进城！」慕容知府在城上喝道：「反贼！你夜手舞狼牙棒，引兵攻城，杀人放火，早晚拿住你，碎尸万段！」秦明道：「我昨夜被困山上，方才得脱。」慕容知府道：「你休想赚开城门！」一面用枪挑了秦明妻子的首级让他看，一面吩咐放箭射他。秦明只得纵马循原路而回，恨不得寻个死处。忽见宋江等五人从林中走出，秦明怒道：「不知哪个贼，装做我去打城，我若寻见他，一狼牙棒粉碎他！」宋江道：「总管息怒，小人有个主意，请到山寨告禀。」



回到山寨，宋江对秦明道：『总管损折五百官兵，难以回州复命，却又坚意不肯留下，所以让人扮作总管模样大闹青州，断了总管归路。否则怎能让你死心塌地？』秦明道：『你们要留秦明，虽是好意，只是做得忒毒了些。害我妻小断送性命。』众人再三劝慰，秦明答应归顺。

秦明是黄信上司，有同僚之谊，又曾教黄信武艺，有师生之谊，所以没费周折就劝得黄信归降，众好汉也就顺利进入清风寨。燕顺斩了刘高之妻，王英大为恼火，宋江再次许诺将来为王英物色一位贤妻。花荣携家眷同上清风山，并把妹妹许配给了秦明。

不久，获悉青州府将起大军征剿清风山，众好汉就打着收捕草寇的官军旗号，引领三二百人马去投梁山泊。宋江、花荣在前探路，行至对影山，见红、白两队人马，各自簇拥着一位手执方天画戟的少年壮士。两边红白旗摇，震天花腔鼓擂，二少年纵马挺戟鏖战，难分胜负。忽然，一技戟上的金钱豹子尾，一枝戟上的金钱五色幡，纠结一起，分拆不开。花荣左手从飞鱼袋取弓，右手从走兽壶拔箭，飏地射去，两枝戟顿时分开。两队人马齐声喝彩，二少年跳下马向花荣施礼请教。花荣报了姓名，又介绍了宋江。二人再拜道：『闻名久矣！』宋江、花荣慌忙下马扶起二人，道：『二位壮士高姓大名？』红衣者姓吕名方，人称『小温侯』；白衣者姓郭名盛，人称『赛仁贵』。二人皆因买卖受挫，回乡不得。在此争山为王。宋江劝吕方、郭盛讲和，同上梁山聚义。二人欢天喜地依允了。



这时，后队人马也到了。宋江道：『如今加上吕、郭二位的二百人马，可谓队伍浩荡，万一梁山探细的人见了，误以为真是要收捕他，可不是玩的，还是我与燕顺先抵梁山报知才稳妥。』众人赞成，于是宋江与燕顺提前半日动身。在一官道旁大酒店，燕顺与一大汉争执起来。宋江见那大汉出语不俗，便上前劝解，方知他姓石名勇，人称『石将军』，此行恰是替宋清送封家信给宋江。宋江当即自报家门，那汉便将信递给宋江。宋江启封观看，只见上面写道：『父亲于今年正月初头因病身故，现停丧在家，专等哥哥来家落葬。弟清泣血奉书。』读罢，宋江捶胸自骂：『不孝逆子，不能尽人子之道，与畜生有何两样！』边哭边把头往壁上撞。燕顺、石勇赶紧劝慰。宋江决定立即回家奔丧，就写了封书信请燕顺带给梁山泊众头领。

梁山聚义厅上鼓乐齐鸣，盛宴款待新上山的好汉。宴毕闲步，观赏山景。花荣见一行雁从远处飞来，想：『刚才吕方、郭盛赞我射技，晁盖等人不信，就让他们亲眼看看我的手段。』于是道：『我这枝箭射雁行中第三只雁头！』一箭正贯穿第三雁的头郎。晁盖等人尽皆惊骇，称他为神臂将军。次日重开筵席，议定坐次，晁盖、吴用、公孙胜、林冲、花荣、秦明、刘唐、黄信、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、燕顺、王英、吕方、郭盛、郑天寿、石勇、杜迁、宋万、朱贵、白胜，一共二十一位。

宋江回到家中，见父亲好端端的。原来宋太公怕宋江被人掳掠落草，做个不忠不孝的人，所以叫宋清写信骗他回来。宋江问起都头朱仝、雷横，宋清道：『他俩都出差在外。新来了两个姓赵的都头。』恰在这时，赵都头已领兵将宋家庄团团围住，高喊：『不要走了宋江！』



见官兵来势汹汹，宋太公哭道：『是我害了孩儿。』宋江道：『父亲休烦恼，孩儿见了官，即使被发配他州，早晚归来时仍可侍奉父亲。要是躲在江湖，遇上一班杀人放火的弟兄，打在网里，如何再能见父亲？』于是开了庄门，请进都头赵能、赵得，送上二十两花银。二赵也就没有为难太公、宋清，只是把宋江带到县里。

此时原告阎婆已死，宋太公又买上告下，知县便依宋江口供，断为『一时酒醉争论斗殴，失手误杀』，解送州里。济州知府看了申解文书，将宋江脊杖二十，刺配江州。

张千、李万两个公差押了宋江，行至第二日，赤发鬼刘唐带了三五十人突然闯出，要杀公差，迎宋江上山。宋江叫道：『把刀给我，不要污了你手。』刘唐把刀递给他。宋江道：『你们这么做不是抬举宋江，倒是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！』举刀要自刎。吴用、花荣赶到，慌忙劝住。花荣道：『怎么不开开了意思？』宋江道：『贤弟，这是国家法度，怎敢擅动！』吴用道：『我懂兄长的意思了。只是请到山寨小叙片时，即送兄登程。』于是一齐来到梁山聚义厅。众头领皆为宋江把盏，晁盖道：『兄弟们无日不念大恩。』当夜宋江就在山上歇了。

次日，众头领都来为宋江饯行，送了他一盘金银，又给了公差二十两银子。吴用道：『我有个仗义疏财的知心好友戴宗，现在在江州两院押牢节级，人称戴院长。他一日能行八百里，故有『神行太保』的雅号。我有一纸书信交给他，他定会对兄照应。』又送了一程才告辞。



宋江与张千、李万走了半个多月，来到揭阳岭。张千道：「过了此岭就是浔阳江，到江州都是水路，不远了。」三人过了岭，来到一家酒店，要吃酒肉。店家是个虬须虎眼大汉，道：「客官，须先付钱，再吃酒。」宋江从包裹里取些碎银给他。他偷眼看了宋江的鼓鼓包裹，心中暗喜，迅速送上一盘肉、一桶酒，给三人碗里筛满。三人正口渴，端起碗一饮而尽，顿觉头晕眼花，口角流涎，倒在地上。那大汉解开包裹一看，自语道：「一个囚犯，哪来这么多金银？」把三人倒拖到里面，等伙计来了开剥。这时，走进三人：扬子江中撑船的「混江龙」李俊，以及贩卖私盐的「出洞蛟」童威，「翻江蜃」童猛兄弟。大汉与他们相熟，忙打招呼。李俊道：「我们正在等及时雨宋公明。听说他不知犯了什么罪，被发配江州，这几日会路过此地。我们但闻其名，未曾谋面，很想有此机会与他结识。」这卖酒大汉姓李名立，人称「催命判官」，也很想一见宋江。忽然，他想起方才三人，急忙从公差包裹中翻出公文一看，叫道：「哎呀！被我麻翻的囚犯就是宋江，幸亏还没动手！」四人又惊又喜。李立当即用解药救醒宋江，扶他坐定，四人纳头便拜，各述一番。宋江叫李立把两个公差也救醒了。张千、李万面面相觑道：「想是行路太辛苦，竟一下子醉了。」众人都笑。李立留众人住了一夜。宋江又到李俊家歇了两日，与李俊结拜为兄弟，然后告辞。

揭阳镇上十分热闹。有个使棒枪卖膏药的在演示功夫，围了一大圈人，宋江看了不禁喝采。那人演了一阵，拿起一个盘子走了两圈，没一个赏钱买膏药。宋江看不过去，便取出五两白银给他，不料竟因此惹怒了镇上的一个大汉。



宋江与使枪棒卖膏药的教头正在说话，突然冒出一大汉，指着宋江喝道：「那厮来俺镇上卖艺逞强，我已吩咐休睬他。你竟卖弄有钱，赏银给他，天俺揭阳镇威风！」宋江道：「我赏他银两，干你甚事？」大汉怒道：「你这贼配军竟敢跟我顶嘴！」举拳就打，宋江躲过。大汉赶上一步，又劈脸打来，只见那教头一手揪住大汉头巾，一手捉住腰胯，往他肋骨上一兜，就将他颠翻在地。大汉刚要挣扎，又被教头一脚踢翻。两个公差劝住教头，那大汉爬起身，狠狠瞪了一眼，往南而去。

原来这教头姓薛名永，人称「病大虫」，其祖父是老种经略相公帐前军官。薛永对宋江慕名已久，宋江邀他同往酒店叙谈。不料连走三家都遭拒绝，酒家道：「方才挨你们打的小郎已吩咐，谁让你们进门，就砸谁的店。」宋江只得与薛永道别。三人去寻宿处，不想客店也同样回答。天色已暗，慌不择路。只见浔阳江横在面前，江水滔滔滚滚，满目芦花苍茫。忽又听得背后人声嘈杂，回头看见无数火把朝着江边而来。正在走投无路之际，一条小船从芦苇丛中悄然而出。宋江叫道：「快摇过来，俺多给银两！」艄公把船拢岸，三人跳上船，李万把包裹往舱里一扔，艄公听得包裹落舱有些好响声，心中暗喜，把船往江心摇去。这时「小郎」与另一大汉，领着十数人，带着火把赶到江边，叫道：「我要捉那三人，哪个艄公找死，敢不把船拢来！」那艄公冷笑道：「老爷是张艄公！趁船的三人是我衣食父母。」岸上人道：「原来是张大哥，快摇拢来！」艄公道：「改日再见！」



船离江岸远去，宋江正暗自庆幸遇上了救星，却见艄公放下橹，从艄板下取刀在手，道：『你三个今日撞在老爷手里，若要吃『板刀面』，这刀泼风似快，一刀一个，剁下水去；若要吃『馄饨』，快脱了衣裳，都赤条条地跳江自死。快说！』宋江道：『饶了我三个，包裹里的金银财物都给你。』艄公道：『莫说三个，半个也不饶！』宋江与张千、李万吓得抱作一团。忽听有人叫道：『船里货物，见者有份！』一只快船顺水飞也似急溜下来，船头站着一条大汉，艄头两个后生在摇橹。艄公睁大眼睛看了，道：『原来是李大哥！你好笑，我船上三头行货：两个公人，一个黑矮囚徒。』大汉叫道：『莫不是我哥哥宋公明？』宋江觉得声音很熟悉，忙叫：『好汉快救宋江！』大汉惊道：『真是我哥哥！』于是两船并行至滩边，系了缆，都上岸来。

原来快船上是李俊、童威、童猛。艄公是李俊的结义兄弟张横，绰号『船火儿』得知黑汉就是自己仰慕的宋江，张横拜道：『我那爷！你何不早通个大名，险些叫我做出歹事！』又说到先前追到江边的，一是『没遮拦』穆弘，一是其弟『小遮拦』穆春，即『小郎』。穆家兄弟是揭阳镇一霸，李俊、李立是揭阳岭一霸，张横及其弟张顺是浔阳江一霸。张顺水性极好，一身白肉，能潜伏水底七日七夜，人称『浪里白条』，如今是江州鱼行主人。按李俊提议，一起来到穆家庄。穆弘、穆春此时方知面前的人是宋江，扑翻身便拜。穆弘当即安排筵席，款待众人，又寻到薛永邀来相聚。宋江在庄上住了三日，临行，穆弘又送他一盘金银。宋江与众人洒泪作别，乘船往江州。



宋江对官场作弊之事了如指掌，钱囊又鼓，到了江州牢营后，自以白银蜜语上下打点，非但免吃杀威棒，而且还得个『本营抄事』暂差使，安顿在抄事房。不出半月，满营人见了宋江无不喜欢。唯有节级戴宗，见这新配囚徒故意不给自己送常例钱，便下来找茬，拿起讯棒要打宋江。『我得何罪，你要打我？』『你这贼配军在我手里，轻咳嗽也是罪，结果你只似打死个苍蝇！』宋江道：『不送常例钱就该死，结交梁山泊军师吴学究又当何罪？』节级大惊，道：『此间非说话之地，请移步城里叙怀。』于是同至临街酒店楼上。宋江从怀中取出吴用书信，戴宗读了藏到袖里，起身便拜，宋江连忙答礼。忽听得有人大声吵闹，戴宗急步下楼，领来一个黑凛凛的大汉。宋江吃了一惊。戴宗道：『他姓李名逵，诨号『黑旋风』，乡人叫他李铁牛，如今在小弟身边干些事。』又指着宋江对大汉道：『这位仁兄，就是你常说要去投奔的义士哥哥，还不快快下拜！』李逵道：『他真是及时雨黑宋江哥哥，不要赚我拜了，你却笑我！』宋江道：『我正是山东黑宋江。』李逵扑翻身躯便拜。

宋江问李逵刚才为何在楼下发怒，李逵道：『我有一锭大银，当得十两小银用了。刚才问店主借十两银子，要去赎那大银出来。他横竖不肯，便打了起来。』宋江给了他十两银子，戴宗正要阻拦，李逵已风风火火走了。戴宗道：『这厮心粗胆大，好打不平。可是合酒毒赌，吃醉了常惹祸。满城人都怕他，我也被他连累得苦。他哪有什么大银，定是拿了兄长银子去赌了。』



二人离了酒楼去城外观江景，途经赌房，恰见李逵拳打脚踢而出。戴宗将他喝住，李逵一脸惶恐道：『原想赢了钱请二位哥哥吃酒，结果全输了。才急得把银子抢回来。』宋江叫李逵把银子还给了赢他的小张乙，道：『我们和李大哥吃三杯去。』

来到临江的琵琶亭酒馆，戴宗要了个鱼汤，宋江呷了几口，尝得味不鲜，戴宗道：『这鱼定是腌的，不中吃。』李逵便捞起碗里的鱼，连骨头都嚼吃了。宋江叫酒保切两斤羊肉给李逵，李逵道：『这宋大哥知我心思，吃肉强过吃鱼！』一眨眼就将肉吃光了。宋江道：『壮哉，真是好汉！』戴宗叫酒保用鲜鱼做个辣汤，酒保道：『今日活鱼还在船上。』李逵跳起来道：『我去讨两尾活鱼，打鱼的不敢不给！』戴宗拦他不住。李逵来到江边讨鱼，船上人道：『渔行主人未到，不敢开舱。你看，渔贩也都在岸上等呢！』李逵叫道：『等什么主人！』跳到船上，拔掉竹笆箴，伸手到船板下摸，一条鱼也没有。原来渔船的船尾开有半圆大孔，用竹笆箴拦住，江里的活水进得来，舱里的鱼出不去。李逵不懂，把竹笛箴一拔，鱼都从孔里游走了。他又跳到另一条船上，十多个渔夫都急了，拿起竹篙来赶他。李逵大怒，夺过五六条竹篙，像扭葱般都扭断了。这时渔行主人来到，要打李逵，不料反被李逵按倒在地，抡拳乱打。幸亏宋江、戴宗赶到，喝住李逵。那人乘机跳到船上，大声叫骂，又用竹篙往李逵腿上乱戳，惹得李逵火起，托地跳到船上。那人把篙一点，船迅速荡到江心，又用双脚把船一晃，船底朝天，只见清波碧浪间，一个显浑身黑肉，一个露遍体霜肤。李逵的脑袋被掀到水里，浸得眼白，又被提起来，按下去。



宋江看着江中尽情折磨李逵的白大汉，遽然想到浪里白条张顺，一问果然是他。便对戴宗道：「他哥哥有封信要我捎给他。」戴宗就朝他叫道：「张二哥，有令兄家书在此。这黑汉是俺们兄弟，你饶了他吧！」张顺听了，就把在水中挣扎的李逵一只胳膊抓住，踏浪而行，如履平地。拢岸先把李逵托了上去，自己再腾身而上。众人无不喝采。李逵刚喘作一团，不停吐白水。张顺与宋江见礼，同到琵琶亭上。李逵对张顺道：「你淹得我差点没命。」张顺道：「你打我也打得够狠的。」「你路上休撞着我。」「我只在水里等着你。」四人都大笑。张顺取来几尾金色鲤鱼，让酒家切脍烹任成几道佳肴，又叫送上两樽「玉壶春」上色酒。四人痛饮畅谈，尽欢而散。

几天后，宋江独上浔阳楼。酒保用盘托上一樽「蓝桥风月」美酒，摆下肥羊、嫩鸡、酿鹅等佳肴，盘碟器皿也十分精致。宋江自斟自饮，不觉酩酊，蓦地思想自己虽已三四十岁，却是名不成，利不就，更被刺了双颊，囚禁在此，有家难归。无限感恨伤怀，不禁潸然泪下，于是站起身，在那雪白粉壁上题写一道《西江月》：「自幼曾攻经史，长成亦有权谋。恰如猛虎卧荒丘，潜伏爪牙忍受。不幸刺文双颊，哪堪配在江州。他年若得报冤仇，血染浔阳江口。」写罢大笑，手舞足蹈，又饮数杯，再题诗一首：「心在山东身在吴，飘蓬江海漫嗟吁。他时若遂凌云志，敢笑黄巢不丈夫！」署上「郢城宋江作」五字，自歌了一回，踉跄下楼回营。



那日，黄文炳也来到浔阳楼。他曾任通判，是个惯于阿谀谄佞的小人。看了宋江题诗，冷笑道：「这个贼配军居然要赛过黄巢，岂不是要造反么！」当即得诗抄录，报告江州知府蔡九。蔡九吩咐立刻捉拿宋江。戴宗慌忙通报宋江。宋江便装起疯来，披头散发，口里胡言乱语，身上弄得满是尿粪污秽。衙役只得将他塞在大竹箩里，直抬到州府厅上。宋江指着蔡九道：「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，引领十万天兵来江州，一颗金印就重八百斤，过会儿叫你们都死！」蔡九拍案大怒，喝令重责五十大板。宋江被打得血肉翻飞，死去活来，只得招认题写反诗。蔡九便吩咐给宋江套上死囚枷，关进大牢。然后给父亲蔡太师修书一封，命戴宗星夜赴京投递。戴宗不敢不依，临行，私下嘱咐李逵照看宋江。李逵真的断了酒，早晚在牢里服侍宋江，寸步不离。

戴宗兼程赶路，口渴肚饥，入一临湖酒肆。才喝了几口酒，便觉天旋地转，栽倒在地。原来这是梁山泊朱贵酒店。朱贵从他身上搜出信件一看。居然事关宋江生死，而这送信人就是神行太保戴宗，便急忙给他灌了解药。戴宗醒来，喝道：「你竟敢用蒙汗药麻翻我，还私拆太师家书！」朱贵笑道：「休说太师，俺这里还要跟大宋皇帝做对头呢！」戴宗大惊。朱贵在水亭上向对港放了一枝响箭，小喽罗用船送戴宗上山，与晁盖、吴用等相见。戴宗把事情来龙去脉说了一遍。吴用请「圣手书生」萧让按太师蔡京的口吻、笔迹写了回信，大意是叫蔡九派人将宋江秘密解赴东京处决。又请「玉臂匠」金大坚刻了蔡京印章盖在信上。然后把信交戴宗收好，道：「等宋江被押经此地时，我们就下山夺了。」戴宗告辞离去。忽然，吴用叫道：「不好！这封信可要送了戴、宋二人性命！」



吴用道：『蔡京是当今太师右丞相，而信上却仍用了「翰林蔡京」印章，更何况这是给儿子的信，岂可用讳字图章？我这一时疏忽，留下破绽，戴院长必被盘诘，问出实情，后果不堪设想！』晁盖道：『快去追回戴宗！』吴用道：『他捷步如飞，快马都追赶不上。如今唯一一法可救宋江、戴宗性命。』吴用说了计策。

戴宗回江州交差，知府蔡九称他办事得力，赏了十五两花银。次日，黄文炳来探问，蔡九把信给他看。黄文炳读了一遍，道：『这封信不是真的！』蔡九道：『家尊的笔迹我熟识，怎么不是真的？』黄文炳便从图书上指出破绽。蔡九道：『戴宗从未到过东京，一盘问，便知虚实。』

戴宗未去过太师府，自然经不住盘诘。蔡九见他答词支支吾吾，错误百出，不由得勃然大怒，喝令左右加力拷打。戴宗被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迸流，只得招道：『小人路过梁山泊，被一伙强人绑缚上山，要剖腹挖心。他们从小人身上搜出书信，又造了假回信，逼我返州欺瞒相公。』蔡九嚼道：『显然是你和梁山泊贼人勾结！』吩咐用大枷枷了，关进牢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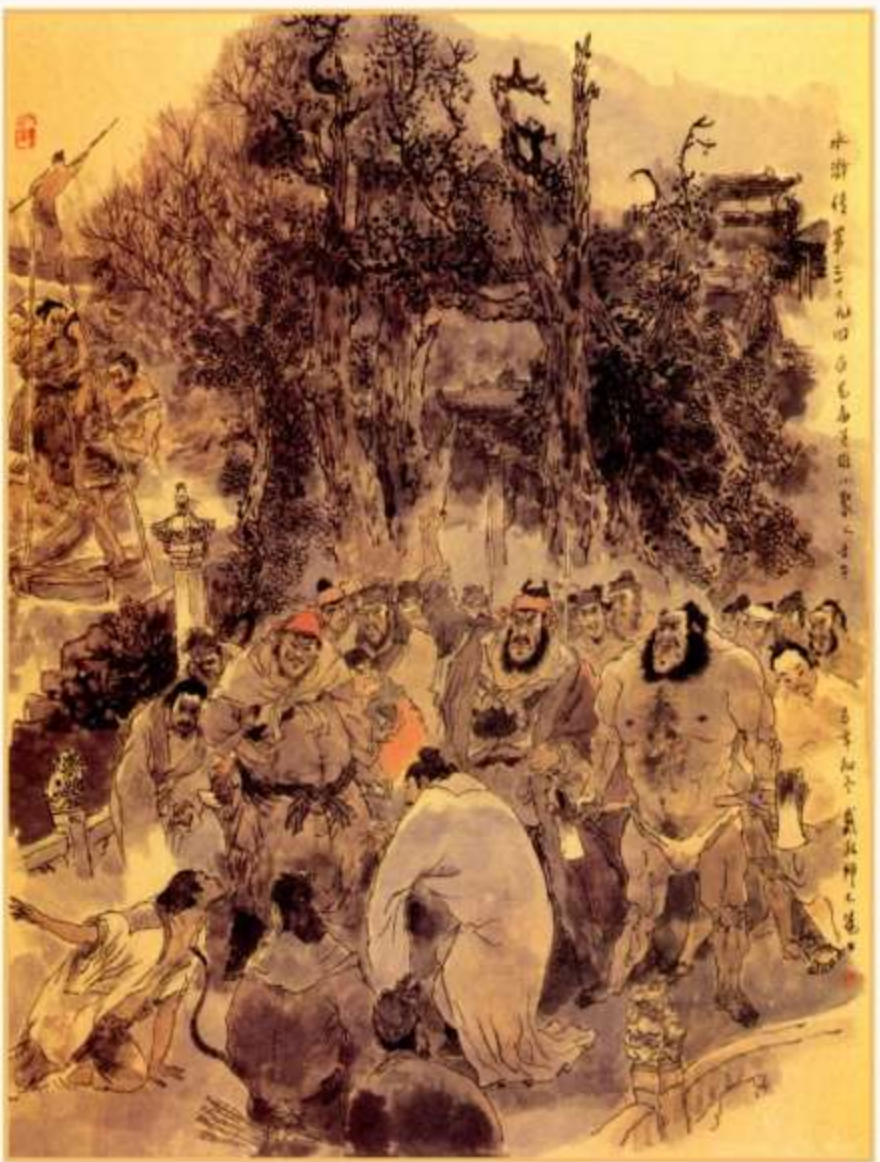
次日蔡九知府升厅，吩咐当案孔目：『速按宋江、戴宗口供立了文案，来日将二犯押赴市曹斩首，免致后患。』黄孔目道：『明日是国家忌日，后日是中元节，皆不可行刑。直至五日后方宜施行。』知府依了黄孔目之言。第六日已牌时分，将宋江、戴宗捆绑了，又用胶水刷了头发，绾个梨角儿。押到法场。宋、戴二人面面相觑，围观者摩肩接踵，梁山众头领及百余喽罗也混在其中。



扮作弄蛇丐者的阮氏三雄及白胜，从东面硬往前挤；扮作使枪棒卖膏药的燕顺、刘唐、杜迁、宋万，从西面强往里闯；扮挑担脚夫的朱贵、王英、郑天寿、石勇，在南面不停向前挨；北面是扮客商的晁盖、花荣、黄信、吕方、郭盛，站在车上四下观望。官兵虽有数百，却是管了这边，顾不了那边。『午时三刻到！』监斩官江州知府蔡九听得报时，当即下令：『斩讫报来！』

就在此刻，车上人敲响铜锣，梁山好汉四面杀出。一个脱得赤条条的虎形大汉，像似从天而降，大吼一声，犹如晴空爆个霹雳，双手舞动两柄板斧，先已砍翻两个行刑的刽子手，又朝监斩官马前砍来，众官兵慌忙簇拥蔡九逃命。晁盖想：『此人可能就是黑旋风李逵。』便叫背宋江、戴宗的两个喽罗，只管跟着黑大汉走。黑大汉火杂杂的抡着大斧开路，不问官兵百姓，一斧一个，排头儿砍去。众人跟着奔跑多时，只见一派滔滔江水横在面前，晁盖不禁叫苦，黑大汉道：『不要慌，先把哥哥背到白龙庙里。』到庙中歇下，宋江才敢睁开眼睛，见是晁盖等人，哭道：『哥哥！莫不是梦中相会？』晁盖安慰一番，指着黑大汉道：『他出力最多，又不怕刀斧箭矢。』宋江道：『他就是黑旋风李逵。』又叫李逵与晁盖等头领相见。

花荣道：『如今前无旱路，若城中官军杀出，如何迎敌？』阮氏三雄道：『我们凫水过去夺些船来，渡众人过江。』这时，忽见二只棹船，吹风胡哨，飞也似摇来。宋江先是一惊，待看清船上之人是张顺、张横、穆弘、穆春、薛永、李立、童威、童猛，便转又大喜。于是张顺等九人、晁盖等十七人，以及宋江、戴宗、李逵，都入白龙庙聚会。



劫了法场，众好汉聚会白龙庙。喽罗报道：『江州数千官兵杀来！』李逵听了，大吼一声，提斧冲出庙门。花荣、黄信、吕方、郭盛各执兵器，跃马紧随。官军全副武装，来势汹汹。李逵抡起板斧，直往官军阵中砍杀进去。花荣怕李逵受伤，迅即拽弓搭箭，飏地将那马军头领射倒。马军阵脚大乱，纷纷拨转马头夺路逃命，步军也被冲得四散。众好汉乘势掩杀过去，官军死伤惨重，退入城中，紧闭城门。

花荣等拖转黑旋风，回到白龙庙，与众人一起乘船到穆家庄。穆弘宰牛杀猪，盛宴款待。宋江道：『多亏众位好汉相救，恩深于海。只是黄文炳那厮最为恶毒，不杀了他，难消心头无穷之恨！』薛永道：『黄文炳家住浔阳江对岸小城无为军，我熟悉那里路径，先去打探虚实。』

薛永去了两日，带回一个人来。此人姓候名健，曾向薛永学习武艺，更有一手绝活，即飞针走线，裁剪服饰，因黑瘦轻捷，人称『通臂猿』，候健正在黄文炳家做生活，所以把无为军城中及黄家情形说得很详细。宋江大喜，道：『天助我除灭这奸恶之人！』于是定了计策，众头领按计行事。

夜凉风静，月白江清。童猛快船探路回来报道：『城里没有动静。』于是众船拢岸，张横、三阮及童氏兄弟守船接应，其余头领及众喽罗直奔城下，放出系铃鹁鸽。预先埋伏城中的白胜，举起系着白飘带的竹竿。宋江见此暗号，就叫众人贴城垒起沙土布袋为梯。入城后，直奔黄文炳家，见一个杀一个，只是不见黄文炳踪影，便扛出箱笼财物，放火烧了所有屋房。石勇、杜迁杀了把守城门的军士，李逵砍断铁锁，大开城门，众人出城上船，回穆家庄。



黄文炳正在府里议事，听得报说无为军起火，映得江面通红，慌忙乘官船而回。刚行至江心，一只小船横里撞来。黄文炳还没来得及反应，混江龙李俊已从小船上腾身而起，一挠钩搭住官船，跳了过来。黄文炳慌忙跳水，恰被水下冒出的浪里白条张顺劈腰抱住，揪上小船，用麻绳捆了。官船艄公跪救饶命，李俊道：「回去对蔡九知府说，俺梁山泊好汉暂且寄下他那颗驴头，早晚要来的！」黄文炳被绑在穆家庄大柳树上，宋江指着他骂道：「你这厮阴险狠毒，欺压良善，人们都叫你『黄蜂刺』，今日我要拔了这根刺！」李逵便动手将他杀了。

众好汉都到草堂向宋江道贺，宋江跪倒在地，众人也慌忙跪下，道：「哥哥有甚事，但说无妨。」宋江道：「众位豪杰不避凶险来闯龙潭虎穴，救了宋江。事到如今，不由我不上梁山。诸位如愿相从，即刻收拾便行，不愿去的，悉听尊便。唯恐事发，牵累各位。」李逵跳起叫道：「都去，都去，不去的，吃我一斧！」众人道：「愿与哥哥同生死！」于是分作五起人马，先后登程，往梁山泊进发。晁盖、宋江、花荣、戴宗、李逵等第一起人马，行至黄山门，又收得四位好汉：「摩云金翅」欧鹏、「神算子」蒋敬、「铁笛仙」马麟、「九尾龟」陶宗旺，同上梁山泊。

五起人马全部到达梁山泊，吴用摆下接风宴，此时聚义厅上已有四十位头领。晁盖焚起一炉好香，请宋江坐第一把交椅，做山寨之主。宋江坚决推辞，坐了第二位。



彩绘全本

水浒传

第四册

绘画 戴敦邦

主编 于文化

注释 黄彦

制作 小成兄

水浒传第三十八回 潘阳楼宋江夜遇

壬午年

北

元

年

丁

亥

月



中国书店

